

# 论大营苗语的指示词

谢 关 艳

[提要] 大营苗语有五个指示词,属距离定位三分层级嵌套系统,都能修饰量词和量词短语,表定指;还能单独修饰名词,充当主语、宾语;有的还能充当话语标记和关联词语。这说明大营苗语的指示词不仅具有指示限定词的功能,还具有指示代词的功能,也说明大营苗语已经出现指示词语法化为代词的现象。

[关键词] 大营苗语 指示词 话语标记 语法化

指示词在语言的词类系统中是一个封闭的小类,主要突显指示功能。刘丹青(2012:20)指出,指示词是主要用来直指、有时可能用来回指的词。指示词有三种常见的功能:一只能作限制定语,二只能作代名词,三兼代名词。

苗语的指示词一般只具有作限定语的功能,但据我们调查发现,苗语川黔滇方言麻山次方言南部土语的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大营镇话(本文称“大营苗语”)的指示词既有作限定语的功能,又有作代名词的功能。本文从语义、句法、语用三个平面对大营苗语的指示词及其功能进行描写。

## 一 指示词的语义层级

Fillmore(1982:49-50)指出语言中的指示系统分为距离定位和参与者定位。大营苗语的指示词是以参与者为参照的距离定位和时间定位的指示系统。该指示系统的语义特征可根据编码输入所指距离划分出不同的层级,相较而言,空间距离更容易编码进入指示系统。根据距离区分度,大营苗语的指示系统及其语义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大营苗语的指示系统及其语义特征

指示词	词义	位置距离语义特征	时间距离语义特征	参与者视线范围
na <sup>53</sup>	这	近指	近指	可视
ka <sup>22</sup>	那	近指	近指	可视
oŋ <sup>32</sup>	那	近指/远指	近指/远指	可视/不可视
nai <sup>53</sup>	那	远指	远指	不可视
ai <sup>53</sup>	那	远指	远指	不可视

na<sup>53</sup>“这”,指示距离近的对象,在视线范围内,可以辅加肢体动作或眼神示意。ka<sup>22</sup>“那”,指示距离近的对象,在视线范围内,可以辅加肢体动作或眼神示意。oŋ<sup>32</sup>“那”,表示指示对

象距离说者稍远，在视线范围内，可以辅加肢体动作或眼神示意。onj<sup>32</sup>指示对象除了可以在视线范围内，也可在视线范围外。在视线范围外时，用法与nai<sup>53</sup>“那”等同。nai<sup>53</sup>表示指示对象不在视线范围内，听说双方拥有共享信息，说者希望得到回应。ai<sup>53</sup>“那”，表示指示对象不在视线范围内，听说双方拥有少量共享信息或者没有共享信息，双方只是随意交流，不在乎是否得到回应。例如：

- (1) na<sup>53</sup>zonj<sup>13</sup>ko<sup>53</sup>tse<sup>35</sup>. 这是我的。  
这是 我的
- (2) ko<sup>22</sup>la<sup>22</sup>mu<sup>22</sup>za<sup>55</sup>lo<sup>21</sup>. 那也不要了。  
那 也 不 要 了
- (3) ki<sup>44</sup>tse<sup>35</sup>tao<sup>21</sup>no<sup>32</sup>te<sup>21</sup>ntau<sup>35</sup>onj<sup>32</sup>. 你的牛在对面那儿。  
你 的 牛 在 前缀 对 面 那
- (4) no<sup>21</sup>pje<sup>53</sup>zaj<sup>55</sup>xwa<sup>55</sup>, men<sup>22</sup>tan<sup>53</sup>onj<sup>32</sup>lau<sup>53</sup>mu<sup>22</sup>nan<sup>35</sup>? 他家好得很，你们到那去了没？  
他 家 好 很 你 们 到 那 来 不 语气词
- (5) men<sup>22</sup>[ao<sup>21</sup>nai<sup>53</sup>lau<sup>53</sup>lae<sup>21</sup>? 你们去那来？  
你 们 走 那 来 语气词
- (6) tea<sup>21</sup>po<sup>21</sup>[ao<sup>21</sup>ai<sup>53</sup>a<sup>55</sup>ei<sup>55</sup>? 你们大家去那干什么？  
前缀 群 走 那 做 什 么

当指示对象在视线范围内且需用三个指示词时，根据距离由近及远分别使用na<sup>53</sup>“这”、ko<sup>22</sup>“那”、onj<sup>32</sup>“那”。na<sup>53</sup>表近指，ko<sup>22</sup>表中指，onj<sup>32</sup>表远指。例如：

- (7) ko<sup>53</sup>no<sup>32</sup>na<sup>53</sup>, ki<sup>44</sup>no<sup>32</sup>ko<sup>22</sup>, we<sup>35</sup>no<sup>32</sup>onj<sup>32</sup>. 我坐这，你坐那，他们坐那。  
我 坐 这 你 坐 那 他 们 坐 那

当指示对象距离较近、用两个指示词时，na<sup>53</sup>“这”和ko<sup>22</sup>“那”对立使用。例如：

- (8) A: [ao<sup>21</sup>tu<sup>55</sup>lau<sup>53</sup>? 去哪来? B: [ao<sup>21</sup>na<sup>53</sup>ntja<sup>32</sup>. 去这罢。  
去 哪 来 去 这 语气词
- A: [ao<sup>21</sup>ko<sup>22</sup>a<sup>55</sup>ei<sup>55</sup>? 去那做什么?  
去 那 做 什 么

当指示对象距离较远并且用两个指示词时，用nai<sup>53</sup>“那”指示首次出现，ai<sup>53</sup>“那”指示再次出现。例如：

- (9) A: tae<sup>44</sup>ki<sup>44</sup>[ao<sup>21</sup>za<sup>53</sup>lenj<sup>22</sup>ta<sup>21</sup>mphje<sup>13</sup>nai<sup>53</sup>lae<sup>44</sup>? 说是你去娶那个姑娘？  
道 你 去 要 个 前缀 姑 娘 那 语气词
- B: ki<sup>44</sup>pju<sup>44</sup>tse<sup>35</sup>zonj<sup>35</sup>lenj<sup>44</sup>no<sup>32</sup>pje<sup>53</sup>lenj<sup>22</sup>ai<sup>55</sup>? 你说的是在家那个？  
你 说 的 是 个 在 家 个 那

指示词nai<sup>53</sup>“那”和ai<sup>53</sup>“那”除了具有空间、时间等基本语义外，还具有贬义色彩语义。此时，两者可以互换，表达说者不满意、不认同的情绪。例如：

- (10) pje<sup>53</sup>nai<sup>53</sup>/ai<sup>53</sup>a<sup>55</sup>tu<sup>55</sup>a<sup>55</sup>nai<sup>53</sup>a<sup>55</sup>nan<sup>55</sup>? 那家人怎么那样做呢？  
房 子 那 那 前缀 怎 么 前缀 那 做 语气词

当指示词同时出现或者分别出现时，首先根据空间距离选择指示词，再编码进入其他语义范畴，如时间、共享信息或者感情色彩等等。陈玉洁（2010）认为没有中性指示词的语言，指示词的使用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大营苗语正是如此，其指示词的语义异同如表2：

表 2 大营苗语指示词的语义异同

指示词	近距离	视线范围内	共享信息多	时间近	贬义色彩	言谈对象首次出现
na <sup>53</sup> 这	+	+	-	-	-	+
kə <sup>22</sup> 那	+	+	±	-	-	-
oŋ <sup>32</sup> 那	-	±	±	+	-	-
nai <sup>53</sup> 那	-	-	±	±	±	+
ai <sup>53</sup> 那	-	-	-	+	+	-

通过上述语义分析可知，大营苗语指示词应该是“近指—近远指—远指”三分系统。余金枝（2010）认为湘西苗语矮寨话指示词也是表示近指、远指和近远指的三分系统。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大营苗语的近远指、远指可进一步分层。也就是说，近远指、远指细分时是有标记的，如用远指替代近远指用时，其指示的是处于远距离、不可视并拥有共享信息的对象。

## 二 指示词的句法功能

大营苗语的指示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构成修饰结构，被指示词直接修饰的名词没有生命度的差别。所指也不再是存在于言谈现场的对象，其语义均表示某类事物或某群体。例如：

(11) mfiəŋ<sup>22</sup>na<sup>53</sup>la<sup>22</sup>mu<sup>22</sup>zaŋ<sup>44</sup>a<sup>55</sup>mfiəŋ<sup>22</sup>. 人也不好为人。

人 这 也 不 好 做 人

(12) mpæ<sup>21</sup>mpa<sup>55</sup>kə<sup>22</sup>na<sup>13</sup>xwa<sup>55</sup>, teəŋ<sup>55</sup>chin<sup>22</sup>mu<sup>22</sup>zoŋ<sup>13</sup>lə<sup>21</sup>. 那种猪脏很，明年不养了。

些 猪 那 脏 很 年 新 的 不 养 了

(13) mfiəŋ<sup>22</sup>nai<sup>53</sup>ta<sup>44</sup>ntsoŋ<sup>32</sup>xwa<sup>44</sup>. 那种人很讨人恨。

人 那 讨 恨 很

近指 na<sup>53</sup>表类指的语义与其他四个指示词所表的类指语义有一定区别。例（11）近指指示词的类指包涵所有外延，指“人”这个群体。例（12）近指指示词的类指不包含所有外延，定指“那种很脏的猪”。例（13）远指指示词的类指是有定的，仅仅类指“那些特别遭人恨的人”。也就是说，即使都是近指，na<sup>53</sup>和 kə<sup>22</sup>的类指义也不同，近指和远指的类指义也不一样。

(14) pæ<sup>32</sup>mu<sup>22</sup>zoŋ<sup>13</sup>læ<sup>53</sup>, læ<sup>53</sup>ai<sup>53</sup>nu<sup>44</sup>ʃi<sup>22</sup>xwa<sup>44</sup>. 我们不养狗，那种狗吃很多。

我们 不 养 狗 狗 那 吃 多 很

被指示词修饰的名词使用量词与否对其语义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也分近指和远指的情况。例（11）的指示词属于近指，其名词前无量词，名词的语义包含“人”所有外延。若名词前加上量词，名词语义就有了限制，仅仅指示那一部分“不好为人的”人。例（14）的指示词属于远指，其名词前有无量词语义都相同，定指“吃得多的那种狗”。

在大营苗语指示词的组合关系中，除 oŋ<sup>32</sup>“那”外，na<sup>53</sup>“这”、kə<sup>22</sup>“那”、nai<sup>53</sup>“那”、ai<sup>53</sup>“那”都可以与时间词“日、月、年”等组合。苗瑶语的基本语序类型为 SVO，目前指示词的位置有三种：前置，后置，前后临界。指示词后置是苗瑶语的固有语序，前置和临界语序是与汉语接触影响而形成的。尽管大营镇是苗汉杂居地区，但固有指示词语序并没有受到汉语的影响，其指示词与名词的语序为 N/NP+Dem。例如：

(15) nɦoŋ<sup>22</sup>na<sup>55</sup>ntoŋ<sup>44</sup>zaŋ<sup>55</sup>xwa<sup>55</sup>. 今天天气好得很。

日 这 天空 好 很

此外,大营苗语的指示词 kə<sup>22</sup>、oŋ<sup>32</sup>不能与时间名词语素组合,而 na<sup>53</sup>“这”、nai<sup>53</sup>“那”、ai<sup>53</sup>“那”可以与其组合。分两种情况:第一,指示词与时间名词语素 ci<sup>22</sup>“时辰”组合时,只能用 nai<sup>53</sup>“这”和 ai<sup>53</sup>“那”;第二,指示词与 po<sup>35</sup>“时候”组合时,na<sup>53</sup>“这”、nai<sup>53</sup>“那”、ai<sup>53</sup>“那”都可以用,其中,ai<sup>53</sup>“那”比 nai<sup>53</sup>“那”的使用频率高。

大营苗语的指示词也可以直接修饰量词,构成量指结构。例如:

(16) tse<sup>35</sup>na<sup>53</sup>mu<sup>22</sup>zaŋ<sup>44</sup>, za<sup>53</sup>tse<sup>35</sup>oŋ<sup>32</sup>. 这把不好,要那把。

把 这 不 好 买 把 那

当然,大营苗语的指示词还可以与“量+名”“数+量+名”组合构成“量名指结构”“数量名指结构”。指示词在这两种结构中皆表定指。例如:

(17) leŋ<sup>44</sup>mɦiaŋ<sup>22</sup>na<sup>53</sup>a<sup>55</sup>mɦo<sup>53</sup>zaŋ<sup>55</sup>xwa<sup>55</sup>. 这个人唱歌唱得很好。

个 人 这 前缀 歌曲 好 很

苗语的基本句法结构为:主语+谓语+宾语。在句法结构中,大营苗语的指示词都可以单独出现在主语、宾语的位置充当必有论元成分。例如:

(18) na<sup>53</sup>toŋ<sup>35</sup>zo<sup>32</sup>xa<sup>22</sup>, kə<sup>22</sup>toŋ<sup>35</sup>xāi<sup>53</sup>, oŋ<sup>53</sup>a<sup>55</sup>taə<sup>32</sup>, nai<sup>53</sup>lo<sup>35</sup>xaŋ<sup>32</sup>.

这 种 菜 后缀 那 种 姜 那 种 玉 米 那 留 荒

这栽菜,那栽姜,那栽包谷,那丢荒。

(19) ko<sup>53</sup>no<sup>32</sup>na<sup>53</sup>, na<sup>21</sup>no<sup>32</sup>oŋ<sup>32</sup>, we<sup>35</sup>no<sup>32</sup>nai<sup>53</sup>. 我坐这,他坐那,他们坐那。

我 坐 这 他 坐 那 他们 坐 那

大营苗语的指示词可以直接充当句法结构的宾语,因此,也可以在介宾结构中充当介词 no<sup>32</sup>“在”、tai<sup>53</sup>“到”、tshoŋ<sup>21</sup>“从”的宾语。例如:

(20) ko<sup>53</sup>no<sup>32</sup>na<sup>53</sup>a<sup>55</sup>xaŋ<sup>32</sup>ntæ<sup>44</sup>, tai<sup>53</sup>oŋ<sup>32</sup>aə<sup>55</sup>ki<sup>44</sup>. 我先在这干活,到那了叫你。

我 在 这 做 活 儿 前 方 到 那 叫 喊 你

根据上文的讨论,大营苗语指示词的句法功能可总结如表3:

表3 大营苗语指示词的句法功能

指示词	词义	修饰量词短语	修饰名词	修饰时间词	充当主、宾语
na <sup>53</sup>	这	+	+	+	+
kə <sup>22</sup>	那	+	+	-	+
oŋ <sup>32</sup>	那	+	+	-	+
nai <sup>53</sup>	那	+	+	+	+
ai <sup>53</sup>	那	+	+	+	+

### 三 指示词的语用功能

指示词的语用功能分为指示功能和话语标记功能。

#### (一) 大营苗语指示词的指示功能

Himmelman (1996:205-254)认为指示功能包括情景用、话语直指、示踪用、认同用。这是指示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语用总结。大营苗语五个指示词都具有指示功能,但表现各异。

1. 情景用, 指示存在于言谈现场的指示对象。情景用是一种典型的直指, 直指分空间直指和时间直指。 $na^{53}$ 、 $kə^{22}$ 、 $oŋ^{32}$ 、 $nai^{53}$ 、 $ai^{53}$ 都可以用作情景用指示空间。

(21)  $ntə^{35}ki^{44}pju^{44}xəŋ^{55}tse^{35}leŋ^{44}mfəŋ^{22}na^{53}zoŋ^{35}leŋ^{44}ei^{55}$ ? 和你说话的这个人是谁?  
和你说话的这个人 这是个谁

(22)  $ki^{44}khə^{22}tse^{35}tə^{22}paŋ^{13}mu^{22}nə^{32}kə^{22}lan^{44}$ ? 你找的衣服不在那吗?  
你找的前缀衣服不在那 语气词

例(21)指示对象存在于言谈中, 是说者言语的对象, 距离说者听者近, 也有可能指示正逐渐走远的对象, 但这个言谈对象一定曾出现在听说双方的视线范围内。例(22)指示对象是存在于言谈现场中, 距离说听双方较近的物件。

2. 话语直指, 指示邻接的话语片段, 所指对象一般为命题或事件。仅有表示更远指的  $nai^{53}$  “那”可表话语直指, 这时  $nai^{53}$  与  $la^{22}$  “也”搭配使用。例如:

(23)  $xə^{55}nə^{21}ntə^{44}nə^{21}, nai^{53}la^{22}nə^{21}mu^{22}mpjaŋ^{35}xəŋ^{53}ntjəu^{44}$ .  
骂他打他 那也他不听话点  
尽管骂他打他, 但他就不听话。

$nai^{53}$ 所指对象是指“打他骂他”这个事件, 深层句义就是“这个人不听话, 即使打骂也不会学乖巧”, 说者心中暗藏无奈之意。

3. 示踪用, 指示前面话语中提到过的对象或者说话之前见到的对象, 相当于回指。仅有  $ai^{53}$  “那”可作示踪用。例如:

(24)  $kə^{53}maŋ^{55}pə^{21}tse^{35}leŋ^{22}mfəŋ^{22}ai^{53}a^{55}xə^{21}tə^{44}wə^{53}san^{55}$ .  
我 看见的 个人 那前缀 像 婆婆 姨 三  
我看见的那个人像三姨妈。

$ai^{53}$ 在这里指示的对象“那个人”是说者说话之前见到的, 在这里再次提到“那个人”是向另外的人转述。

4. 认同用, 指说话人和听话人有特定的共同经历, 说话人使用指示词是因为他认为听话人能辨识出所指。 $oŋ^{32}$ 、 $nai^{53}$ 、 $ai^{53}$ 可以作认同用, 其中  $nai^{53}$ 、 $ai^{53}$ 使用频率更高。例如:

(25)  $leŋ^{44}mfəŋ^{22}ai^{53}tjə^{21}tə^{44}mu^{22}nan^{35}$ ? 那个人抓到没有?  
个人 那 抓得 不 语气词

例(25)中“那个人”是谁、因何事被抓是听说双方心里都清楚的。

大营苗语指示词的指示功能总结如表 4:

表 4 大营苗语指示词的指示功能

指示词	情景指	话语直指	示踪指	认同指
$na^{53}$	+	-	-	-
$kə^{22}$	+	-	-	-
$oŋ^{32}$	+	-	-	+
$nai^{53}$	+	+	-	+
$ai^{53}$	+	-	+	+

## (二) 大营苗语指示词的话语标记功能

大多数语言中都有话语标记成分。话语标记常出现在话语开头, 句法独立, 有语用作用,

无语义内涵，有独立重音。陈玉洁（2010）认为话语标记是一种功能类别，位于两个话语片段之间，可以有停顿，对任何话语片段都没有贡献意义，去掉也不会影响话语片段的命题意义。据此我们认为，大营苗语五个指示词中只有  $nai^{53}$  具有话语标记的功能。

用作话语标记的指示词  $nai^{53}$  “那” 来源于句首话语指示。从例（23）可以看出，话语指示使用  $nai^{53}$  时，需要与  $la^{22}$  “也” 搭配使用才起到连接话语片段的作用。可以认为，指示词  $nai^{53}$  “那” 灵活地与其他语素搭配使用时，已逐步失去了指示词功能，语法化为话语标记，或者说，它的功能多样化了。例如：

(26)  $ki^{44}mu^{22}[a\alpha^{21}lan^{44}, nai^{53}ko^{53}la^{22}mu^{22}[a\alpha^{21}l\alpha^{21}$ . 你不去啦，那我也不去了。

你 不 去 语气词 话 语 标 记 我 也 不 去 了

例（26）中， $nai^{53}$  位于小句句首，没有实在的语义，只起连接作用。大营苗语指示词的连接功能分两种：一是表示结果的承接功能，二是表示引入新话题的提起功能。例如：

(27)  $aj^{32}mu^{22}l\alpha u^{53}l\alpha^{21}, (nai^{53}) p\alpha e^{32} [a\alpha^{21}man^{55}men^{55}$ . 水不来了，我们去看一看。

水 不 来 了 话语标记 我 们 去 看 语气词

(28)  $men^{22}n\alpha^{32}pje^{55}, (nai^{53}) ko^{53}[a\alpha^{21}pu^{35}t\epsilon i^{53}nt\alpha e^{44}$ . 既然你们在家，那我就先去赶场。

你 们 在 家 话语标记 我 去 赶 集 市 前 方

例（27）（28）中，作为话语标记的  $nai^{53}$  可以省略，但命题意义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大营苗语的话语标记有它存在的位置，但并不一定要出现，因经济原则作用，它可以省略不出现在句子中，但句子语义依然成立。

陈玉洁（2010）认为某些话语标记只能连接事实层面的句子，某些话语标记可以连接认识层面和语言行为层面的句子。大营苗语的指示词  $nai^{53}$  在“行知言三域”都能得到体现。在意义实在的“行域”层面， $nai^{53}$  与  $\epsilon i^{44}$  “就” 一起出现，主观意义的“知域”和“言域”层面通常直接用指示词。例如：

(29)  $n\alpha^{21}x\alpha o^{55}[a\alpha^{21}x\alpha o^{55}l\alpha u^{53}, nai^{53}\epsilon i^{44}x\alpha^{35}xwan^{13}$ .

他 跑 去 跑 来 话语标记 就 摔 倒 快 速 貌

他跑去跑来的，一下就摔倒了。（行）

(30)  $ki^{44}i^{22}l\epsilon n^{22}n\alpha^{32}pje^{55}, nai^{53}mu^{22}t\alpha^{44}t\alpha^{53}l\alpha^{21}$ . 你一个人在家没伴儿了。（知）

你 一 个 在 家 话语标记 不 得 伴 儿 了

(31)  $ki^{44}[a\alpha^{21}pje^{53}l\alpha e^{21}, nai^{53}ko^{53}z\epsilon^{44}[a\alpha^{21}l\alpha^{21}$ . 你要回家啦，那我也回去了。（言）

你 去 家 语气词 话 语 标 记 我 也 去 了

#### 四 余 论

苗瑶语指示词在各方言、土语里的数量不同，类型不一。有的方言指示词是五分系统，这种指示系统是最复杂的形式，在苗瑶语里所占比例很少，如黔东方言、布努语。部分语言由于深受汉语影响，指示系统与汉语一致仅分近、远，并逐渐成为苗瑶语最主要的形式，如优诺语、炯奈语。像大营苗语这样拥有三分指示系统的方言，在苗瑶语里比较普遍。指示词分近指、中指、远指是苗瑶语的早期形式，那么大营苗语所呈现的三分指示系统是苗瑶语早期指示形式的延续，还是历经变化后形成的，由于苗语没有书面文字我们很难考证。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营苗语指示词系统的格局是三分的，但是具体使用上又有所不同。

大营苗语的指示词除了具有苗语其他方言土语的指示词表距离、时间的远近和修饰量词、量词短语、表定指等语法功能外，还具有修饰名词、充当句法结构的主语和宾语、充当介词结构的宾语等独特的语法功能，以及充当话语标记、关联词语等独特的语用功能。这在苗瑶语中是比较特殊的。

### 参考文献

- [1] 陈玉洁. 2010. 《汉语指示词的类型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方梅. 2002. 《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4期.
- [3] 李云兵. 2008. 《语言接触对南方一些民族语言语序的影响》，《民族语文》第5期.
- [4] 刘丹青、刘海燕. 2005. 《崇明方言的指示词——繁复的系统及其背后的语言共性》，《方言》第2期.
- [5] 刘丹青主编. 2012. 《名词性短语的类型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6] 石德富. 2007. 《黔东苗语指示词系统》，《语言研究》第1期.
- [7] 王辅世主编. 1985. 《苗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8] 余金枝. 2010. 《矮寨苗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9] 张济民. 1987. 《苗语川黔滇方言的指示词》，《贵州民族研究》第4期.
- [10] Fillmore, Charles J. 1982. Towards a descriptive framework for spatial deixis. In R. Jarvella and W. Klein (eds.). *Speech, Place, and Action: Studies in Deixis and Related Topics*, pp.49-50.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11] Fraser, Bruce. 1999. What are discourse marker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931-952.
- [12] Himmelmann, Nikolaus P. 1996. Demonstratives in narrative discourse: a taxonomy of universal uses. In Barbara A. Fox (ed.). *Studies in Anaphora*, pp.205-25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 On Demonstratives in the Miao Language Spoken in Daying

XIE Guanyan

**[Abstract]** The Miao language spoken in Daying (hereinafter as Daying Miao language) has five demonstratives, which constitute a three-way nested division based on distance. All the demonstratives can modify classifiers and classifier phrases to denote definiteness. They can also modify nouns, serving together as subjects and objects. Some of them can also serve as discourse markers and link words. All these show that the demonstratives in Daying Miao language not only can function as demonstrative determiners but also has the functions of demonstrative pronouns, showing that the demonstratives in Daying Miao language shows the phenomena of grammaticalizing into pronouns.

**[Keywords]** Daying Miao language demonstrative discourse marker grammaticalization

(通信地址：200234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言研究所)

【本文责编 吴雅萍】